

# 空间之诗

## 编者按

《邪不压正》，神奇老屋顶，北京味儿，成为姜文的独特叙事美学。电影是时间的艺术，更是空间的艺术。“声画合一”，好的配乐，深化了画面的意境，是空间的延伸。纪录片《出路》，编导用六年时间来追踪拍摄三个人物，让观众观赏思考他们未来的“空间”。



# 廖凡的凡，姜文的文

◎ 史丹利

《邪不压正》塑造了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北平：似曾相识，又如初见；既澎湃不已，又永恒不变。好玩的是，它是由姜文和廖凡联手打造的：从地域上看，前者是中戏出身的河北人，后者是上戏出身的湖南人，一北一南，一弛一张，令这部剽悍北方的《命运交响曲》拥有了一抹海纳百川的南方异色。

第一乐章是冷峻、阴暗的“命运之神在叩门”。雪夜杀人放火，白雪大地与赤红烈焰形成强烈反差，满屏血红大字打出片名，淹没在红海中，分明在告诉观众这将是部大情大性的复仇片。但下一秒切到十五年后，画风突变，美国高官向复仇者李天然交办任务的措辞好像开政治人物玩笑的段子（蒋介石做的是众筹生意，迁都南京，他仍能靠集资拉拢各方势力），连接头暗号（“还等什么？”对应“这就是生活”的法文）都透着一股土味洋气。

从这突然变奏的搞笑段落开始，展开了各种突然而至又不知所踪的犹豫、不安、搏斗和混乱。复仇者像是来北平游玩的，他租住的古董宅子里供着明太祖画像真迹，主人

和警察局长谈着出卖他的生意，他却每天在屋顶上飞奔。三个男人一台戏：一个上天，一个人地，一个做掮客——合同条款随时都在变，要解决的人随着时势变化而更替。

北平的屋顶上有诗和远方，屋顶下有苟且和罪恶。复仇者仿佛忘了复仇，在屋顶上飞翔着谈忘忧三角恋爱；警察局长在屋檐下再添新恶，还要算计着斩草除根。“邪不压正”四字台词从廖凡饰演的杀人不眨眼的朱局长口中说出来，简直令人以为“邪”才是主角。

廖凡把这个卑劣的枭雄、怯懦的恶棍、无耻的混蛋、可怕的小丑……变成了一个站立在乱世屋檐下的活人。这里的北平堪比战乱中的上海滩，这里的警察局长堪比黑帮老大——眼神还在犹疑，手段已然狠辣，他世故地压住了那快要飘飘然乘风飞去的檐瓦，使这一切荒诞不经像一个真实存在过的惊悚寓言。

姜文用他天马行空的电影语言往这则寓言中植入华美的辞藻、多元的讽刺（无处不在的讽刺）、丰富的肢体（演员们奉献了肉

体)和冲天的浪漫。古人云：“美言不文。”但姜文无处不“文”，处处讲究，“就是为了这瓶醋才包了这顿饺子”。颠倒吗？这就是修辞，是语言的多元、游戏和余裕。

在《命运交响曲》的终章，人没能战胜残酷无情的命运；在电影中，邪不压正，警察局长死得很完美，和十五年前被他刺杀的师父的死法一模一样。除恶匡正的复仇者像初来北平时那样像一个陌生来客，一个局之外人，在屋顶上的乌托邦（付出有回报，空中落铜钱）追寻不可知的意义。

复仇者从头至尾都无法理解也不明白屋檐下的北平，那个有着烟火气、算计着也被算计着、永远莫测诡谲的烟火北平是一个何等乱七八槽尔虞我诈的江湖。他的浴血奋战和获胜，是一场大张旗鼓的假体游戏，他既没有心理上的变化，也没有心智上的成长。在日军正式进入北平城之后，全城换了人间，仿佛全都与他无关。他报完大仇，在与世隔绝的屋顶上呼唤女神的名字，然而那一声歇斯底里的呼唤，与隔岸观火的听者也没有关系。

## 真实是纪录片的生命和本质

◎ 胡笛

纪录片上映得少，看到《出路》，就很新鲜。导演郑琼历时六年，追踪记录了三位不同地区、不同社会阶层和不同出路的青年主人公。马百娟、徐佳、袁晗寒代表的实则是农村、小镇、城市青年们，他们的“出路”自然能够引发不同背景的观众的共鸣与思考。

影片采用了三段式平行拍摄手法，三位主人公多重视角来展现他们各自的人生。荒凉干涸的黄土地上，带着甘肃地方口音的马百娟边走边唱：我想知道，天空为什么会下雨？我想知道，海底藏着什么？这是人类童年对于这个世界充满好奇的本真。她所在的野鹊沟小学教室两间、学生五个，老师还是在尽心教导，孩子们也在努力学习，对于知识充满敬畏，对于未来充满理想。尽管这里只有灰扑扑的土墙和萧瑟的风景，他们依然大声朗读课文里所描绘的宽阔的操场和鳞次栉比的楼房。一家人翻山越谷去收割粮食，黄土地陡峭的盘山路，如同蚂蚁一般求生方式，依然看得见她清澈的眼神。十二岁还在上小学二年级的马百娟在作文里认真说着梦想：将来读完大学每月挣一千元，挣够粮食和水窖。小镇主人公是湖北咸宁高中的高三复读生徐佳，复读第三次的他一脸焦虑和迷茫，面对镜头他坦言想过轻生。教室

里做卷子背课文，放学骑自行车回租房，陪读的父母商量着假期要不要回一趟老家，这大概是小城镇最普遍的家庭，知识改变命运对于父辈和他们依旧能够带来希望和慰藉，父母倾尽全力护送孩子到高考的战场。城市主人公是央美附中十七岁绘画少女袁晗寒，她嘟囔着妈妈让她退学开咖啡厅，自己的小被褥才睡了两天，个性开朗又有些混不吝。退学在家的她在家无事可做，她坦言害怕永远无事可做。咖啡厅的墙画都出自她的手笔，不难看出她的才华。家庭气氛亲密融洽，三代人在打扫庭院时玩起了雪仗。

六年时间的长期拍摄，如何选择这些繁杂斑驳的素材其实正是表现导演功力的时候，影片抓住了三位主人公人生的关键事件，忠实记录人物的成长和时代的变迁，用独白、旁白和对话等形式，自然呈现出种种选择背后的个体原因和家庭社会因素。如马百娟的好学和辍学，三年后从野鹊沟迁到宁夏，十五岁的少女已然长大，但眼神里有了躲闪和游移，跟不上新学校进度的自卑感、因学历和年龄无法找到任何一份工作的迷茫，她对未来不再坚定；同龄少女早早结婚生子的现状，以及爷爷说女孩的出路就是如此的训诫，生活的逻辑和老一辈

的人生经验她也无从抗拒。又如徐佳的高考、求职和结婚，父亲意外去世，没能看见他考进湖北工业大学，也没能见到他之后求职的艰难和成家的喜悦。责任使他成熟的同时也束缚他个人发展的脚步。再如袁晗寒的退学、留学和实习，导演在开头留了一些悬念，她看似无端退学的同时也在申请国外的艺术学校，从无物质上的压力，焦虑和情绪化的原因大部分来源于艺术创作和精神层面的对抗，对于自己想做的事情她很明晰也有试错的底气，从德国杜塞尔多夫艺术学校学成归来的她在北京开了一家自己的艺术品投资公司。

真实是纪录片的生命和本质，影片对于这三种出路的自然呈现是真诚坦诚的，但任何一个观察者受缚于自己的视域，都无法摆脱她所立足的社会文化背景和个体经验的存在。导演郑琼坦言自己和复读三年的徐佳有着相似的经历，这是她隐秘的疼痛，因而教育自然成为影片聚焦的中心，关注现代教育系统在社会结构再生产中所起的作用。关于出路，导演郑琼也给出了她的答案，每个人有不同的出路，或许并不全然美好，但是每一个生命都值得尊重，把你所相信的东西活出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 精美配乐，拓展空间

◎ 岳冰

《无问西东》上映以来引起了各种热评。有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背景，有章子怡、黄晓明、王力宏等明星们自带光环的影响力，还有关于电影本身从立意到技法的方方面面。整个片子的音乐，是有特色的。

影片以清华校歌“西山苍苍，东海茫茫……”拉开帷幕，片名《无问西东》，就是出自校歌最后一段“立德立言，无问西东”。清华校歌作于1924年，无论从词曲哪方面讲清华校歌都是延续和继承了学堂乐歌衣钵的。学堂乐歌风格明亮纯朴、曲调简单、朗朗上口。歌词大多是宣扬爱国思想、科学文明等。影片出现的校歌为童声合唱版，有艺术感染力。

影片中出现了小提琴曲《引子与回旋随

想曲》，这首小提琴与乐队作品是法国作曲家圣·桑为西班牙小提琴大师萨拉萨蒂所写。音乐有浓郁的西班牙风格，热烈狂放的阳刚之气与苍郁忧伤的悲凉情绪交织在一起，有非常明显的浪漫主义特征。影片两次出现此曲，第一次是在泰戈尔的诗中，一群学子身穿长衫站在雪地中拉琴，背景音乐中出现了此曲，浪漫之极。另一次是张果果在清华校园跑步，学校的大喇叭传出此曲后又变成背景音乐，镜头拉远代表果果在母校这个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地方汲取力量完成思想斗争。同样是浪漫主义色彩的，巴赫旋律优美又充满诗意的《G弦上的咏叹调》，在此片中的出现是表现了陈鹏坚定的内心和他对爱情的执着。

影片开头的现代故事包括之后的发展，我认为是作曲最巧妙的部分。影片开头钢琴简约的几个音作为背景，整个格调类似提问或引子，就像张果果最后一句“你猜？”这里音乐没有停，引出一段故事，这是比较巧妙的一笔。另外张果果与父母的对话配乐也很有意思，一开始的钢琴背景音乐，其实是后来出现的手机铃声的变奏，最后音乐与手机铃声合为一体。手机本身就是悬疑和提问的象征，更是现代社会现实世界的象征。

影片中还有几段音乐可以看出主创们是80后的年轻人。比如在二十年代的清华，突然出现了一段像极了《哈利·波特》中描绘魔法学校的音乐主题。导演心目中当时的清

华大概就是魔法学校一样的存在吧。大师云集，传说不断。另一段音乐《Between worlds》在影片中出现，是一群科学家走在沙漠中，他们是用青春和生命去创造一个新世界。这段音乐2013年发行，由西班牙New age作曲家Roger Subirana所作，近几年在网上广泛流传。整首乐曲由几个简单的和弦构成，旋律简洁平稳，在稍作变化的多次重复中推向高潮。

整部影片超过两个小时，四个故事是非线性叙事，如果配乐把整个影片作为一个整体，不完全跟着四个故事情节走，而是设计一个明确的音乐主题，四个故事中音乐又有不同的变化，之间又有联系，应该会有更好的效果。